

从脚下的泥土中寻求真知——晏阳初的学习观管窥

■ 苗勇

晏阳初(1890年—1990年),别名晏遇春,四川巴中人,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特聘顾问,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先驱,与陶行知并称为中国平民教育的“南陶北晏”,与梁漱溟、卢作孚三人并称为“民国乡建三杰”,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“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”。上世纪50年代后,晏阳初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要职,将他在中国定县探索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推向世界。他的足迹遍布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,以自己的理念与思想改变了上亿贫苦民众的命运,被誉为“世界平民教育之父”。著有《平民教育的真义》《农村运动的使命》《告人民语》(与赛珍珠合著)等著作。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,形成了简单实用、便于推广的教育方法,向实践要真知、在实干中造福的乡村改造道路,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、“学以致用”的实用主义学习观。这种学习观及其实现途径,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开智济世 强民救国

晏阳初一生尊崇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”的传统思想。他结合儒家的民本思想、基督的普世思想,同时受到了乡村苦力们的深刻影响,提出了“除文盲,作新民”的新思想、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”的主张、人民有“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”。他认为只有民强才能国强,强民才能救国。他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启迪民智,以自己的言行唤醒民众,以“不流血”的方式达至强民救国的伟大目标。他为此而秉心直行,终生不悔。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,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。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书香世家,自幼跟随身为塾师的父亲熟读孔孟。14岁又入阆中天道学堂接受西学,17岁到成都华美学堂进行系统的西学训练。蜀道自古难行,多有凶禽猛兽,在动辄数日数月跋山涉水的求学路上,他常与那些苦难的“背二哥”(挑夫)为伍,所以他从少年时代开始,就深入中国

的苦力世界,深感苦力们之劳苦。在阆中天道学堂求学时,受到以“谋勇俱绝”著称的满清第一名将杨遇春影响,自行改名“晏遇春”,要教万民于水火。1913年,他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(香港大学前身),后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读书。在行万里路中,他见了万里风物,同时也有万民之困苦,同时深感祖国积弱积贫,在耶鲁主修政治经济学,立志改变祖国面貌。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他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。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,他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,奔赴法国战场,为华工当翻译、写书信,教那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识字读报,并编写出版《华工周报》。某一天,他收到一位华工来信:“你自办报以来,天下事我都知道了,但你的报太便宜,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,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。”晏阳初读信后深受触动,并于此发现了“苦力”的“力”,让他久埋心中的济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,立志一生不当官、不发财,献身于开发民智,以达成从小立下的“民有”、“民治”、“民享”的救世目标。开智济世,强民救国,这就是晏阳初学习观的主要内容,也是他人生观中的重要思想。

简单实用 自成体系

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”(孔子语)。晏阳初从小就崇尚惟实惟用,一切言行都特别贴近生活。他说:“我所学所做都是围绕着更好地让广大平民开启民智、造就新民而展开。”他从日常生活以及报刊杂志中,挑选出最为常见的汉字,编成《平民千字课》,作为平民教育的教材。从不识字的人只要每日学习两小时,连续学习四个月,就可以达到读书写信看报的水平。

你是人
我是人
不分贫与富
不分尊与卑
同是中国人

人人该平等
是不分贫与富、卑尊同
中国该平等
这就是他所编教材中的内容,简明易懂,琅琅上口。孔子认为天下所有的人,不分地域、贫富、老少、贤愚,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正是所谓“有教无类”。晏阳初把这种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到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,以普遍性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当时的民智运动。他将所有未受过教育的底层平民作为对象,无论是工人、农民还是贩夫、走卒,不分男女老幼和年龄大小,只要他们愿意学习,都可以随时随地参加免费的学习。

晏阳初特别注重一个人当有系统学习的观念,只要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,就可以收到实效。他从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开始,就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。晏阳初的教育思想,可以简单地归纳为:“一大发现”——脑矿;“两大发明”——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;“三大方式”——学校式、社会式、家庭式;“四大教育”——文艺、生计、卫生、公民;“五个结合”——与实际生活、理论与实践、科学与农村实际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、个人与集体的结合;“六大建设”——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自卫、卫生和礼俗。他在深入调研、统计分析认为“贫”、“愚”、“弱”、“私”是民众主要毛病,所以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让普通民众识字,再系统地实施“四大教育”;以文艺教育攻愚,培养知识力;以生计教育攻穷,培养生产力;以卫生教育攻弱,培养强健力;以公民教育攻私,培养团结力。通过实施四大教育,从而开启民智,造就新民。在河北定县试验时,他专门创办了适宜农民阅读的《农民周报》,打造了流动图书馆,搭建了农民舞台,开办了最早的农村广播电台,这些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。一种学习思想与教育思想是不是可行,特别是自成体系的思想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,成为了是否可以取得成效的关键。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,同时又是简明易学的,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,所以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可以推广,并取得了

特别明显的效果。

言传身教 以人化人

“君子欲讷于言,而敏于行”(孔子语)。晏阳初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、向民众学习,他说:“要想‘化农民’,就必须‘农民化’。”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: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(《什么是教育》)坐而论道,不如起而行之。晏阳初当年携着眼金发的妻子许雅丽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,毅然离开北京,带领一大群有志知识分子走出书斋,来到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验。他们住农民房、穿农民衣、吃农民饭,与农民打成一片。他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,虚心地向农民学习,甘当小学生。为拉近情感,从不抽烟的他,拿起呛人的旱烟管,猛吸几口,并说“味道不错”。在这十多年里,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办了一个“人类社会实验室”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“化农民”就须“农民化”的重要理念。

“以身教者从,以言教者讼”。晏阳初始终以“人”为航标,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其重要意义。他在定县农村改良动植物品种,由平教会亲自引种试种,让农民自行择优选择优良品种,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他举办了多个实验农场,改良当地的猪种和鸡种;他还推广良种,防治病虫害,科学养猪、养鸡、养蜂,组织农民自助社、合作社,开展信用、购买、生产、运输等经济活动,进行多种多样的“生计训练”。同时,他会慢慢让农民自己进行组织——不是被教,而是自救;不是被教,而是自救;不是带给农民知识,而是让农民慢慢地有所认知。晏阳初说:“我们下去不是教农民,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,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;另一方面,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,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。”言传身教,以人化人,以具有境界的自我为标志,同时也让他们自身成长和发展,既有外在的压力,也有内在的动力,在他们身上实现强大的造血功能,所以

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兼收并蓄 去旧创新

晏阳初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,同时接受了西学的熏陶。他称自己是“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”。晏阳初崇尚创造,学习西学,却并不迷信西学。在《“平民”的公民教育之我见》中,认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,“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,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,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。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,非有实地的、彻底的研究不可。”他并不反对外国优秀的东西,但主张对本国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,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;对于外国东西亦可引为参考,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。

“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。”他说。美国曾经系统地引进“定县经验”,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。自鸦片战争开始,西方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等多方面思想汹涌而来,中国成为了一个接受者,是西方“小学生”。而晏阳初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实践,则揭开了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序幕。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问题上,兼收并蓄,去旧创新,成为了晏阳初的重要思想主张。他不仅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并且一直都做得相当的出色。一百多年以来,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,有的人主张自我封闭,而晏阳初中西兼融的主张,不仅是相当实用的,同时也是特别科学的。

晏阳初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救世观,他一生所服务的是世界上最让人忽略的底层劳苦大众。他所主张的学在于用,以用提升学,始终将自己的所学和治学,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高度统一起来。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学习观念,已经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,跨越了种族和阶层的界限,达到了一个人类和世界的高度,成为了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”的重要实践者。

(作者系知名作家、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)

人生只售单程票

■ 何小琼



上。每一秒一分一时,每一日一月一年,犹如弹指一挥间,晃悠悠地过去。动了身,就再也没有复返的可能和机会。

都说人生苦短,短得只有几十年。从青涩少年到垂垂老矣,似乎还没来得及品味,就从青丝到了白发。读书时,老师说: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那时懵懂,体会不出其间意义。光阴为何物?金子居然比不上它尊贵?流水光阴,我们从少年长成,在岁月中慢慢体会领悟,而这时,已经不复返当年的模样和

心性。

读初中时,学校有一位漂亮的女老师。身材苗条,声音清脆宛如天籁,特别会讲故事,时常穿着美丽的长裙,优雅大方。她告诉我们,非常怀念多年前到乡下插队。那时挺艰苦的,要跟着村里的人去劳动,挣工分,住得简陋,蚊子多,吃得也差。她时常生病。后来,她发现那里的人喜欢听故事,就利用闲时阅读带去的一箱书籍,国外的、国内名家作品都有。然后在休息时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们听。她阅读的书多,知

识丰富,加上声音美妙动听,居然非常受欢迎。而得到的报酬是,大家抢着帮她做工,给她换舒适的屋子,特意在家拿可口的饭菜给她吃。

多年以后,她回到城市里。因为在乡下培养了爱阅读的习惯,决定参加成人高考,经过一番辛苦复习,她成功了,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。我们听她的故事都觉得是传奇,觉得她非常有智慧。而她说:“没办法啊,那时候,身体不好如果硬扛可能就交待了。没有回头路了。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,幸亏当时我带了书,读了之后自己加点故事讲给他们听,这样才让自己渡过难关。”几十年过去,我依然记得这位漂亮的老师,记得当年她说过的话。没有回头路,不能复返,就只能向前走,为自己走的路披荆斩棘。

松下幸之助说:“在人生旅途中,不时穿插崇山峻岭般的起起伏伏,时而风吹雨打,困顿难行;时而雨过天晴,鸟语花香。总希望能够振作精神,克服困难,继续奔向前程。在那山头上,孕育着人生的新希望。”人生旅途不会是平坦的,有鸟语花香,也会有风雨兼程。那么,只有砥砺前行,不畏险阻,没有回程票又何惧?

花轿

■ 王兴会

“一抬轿,二抬轿,叫我四人来抬轿,轿子里坐的是新贵人,累死累活地到家门,鞭炮嘛响哈得脆,我的哥们呀,哎嗨哟,哎嗨哟……”伴随着质朴且富有山乡韵味的歌声,好看惹眼的花轿不可阻挡地跳入了人们的眼帘,喜气洋洋、锣鼓喧天,漂亮别致的花轿被鲜艳亮丽的布包裹,鲜红喜庆的绣球格外醒目,荡漾着喜庆的色彩,流淌着幸福的喜庆,那亮丽的红映红了整个村庄,也为透着丝丝寒意的高原带来了一丝温暖。家乡的人们自编自演、自娱自乐的社火抬花轿吸引了人们的眼球,顿时让人眼前一亮,令人惊喜愉悦,喜不自禁,那乡土气息浓郁、独具特色的抬花轿,淳朴的歌曲、热情的舞蹈,点燃了父老乡亲们热情,这里成了歌的海洋、舞的王国、欢乐的世界,故乡的人们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下,沉醉在歌舞里,也嗅出了故乡的真切和憨实。

包裹花轿的彩布上点缀着五彩斑斓、色彩绚丽的纸花,整个花轿好似置身于花海中。“醉了醉了实醉了,粮食的精华喝醉了,大家的前头献丑了……”衣着鲜亮的人们在花轿前唱着自编的歌谣,笑靥如花,扭得那样自如,跳得那样欢快,将幸福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们心无旁骛,肆无忌惮地挥洒着快乐,脸上挂着诡秘的微笑,时而做出幽默搞笑的动作,表情丰富多变,令人忍俊不禁,捧腹大笑,娱乐了他人,也自娱了自己,引来一阵欢笑声和叫好声,场面轻松而温馨。

身着黑色绸缎的轿夫们抬着轿子前摇后晃,扭腰摆臀,精神抖擞,喜上眉梢,乐此不疲,很有节奏感,坐在轿子里一身明艳喜庆服装的新娘显得有点羞涩腼腆,在众多娶亲演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盈的步子姗姗走出花轿,被等候多时的帅气新郎牵着了手,眉目传情,俨然是幸福的一对,伴着欢乐喜庆的乐曲扭动着纤细的腰,可谓婀娜多姿、光彩照人、夺人眼球。紧紧跟随的送彩礼的演员们肩挑担子好似《西游记》里的沙僧,脸上露出让人琢磨不透的笑容,花轿可谓队伍庞大,浩浩荡荡,很有气势。

色彩艳丽的花轿荡漾着喜庆的色彩,成了父老乡亲们美好愿望的寄托,在月圆星稀的夜晚人们总会将花轿上最好看夺目的纸花带回家,期盼新年有个好的姻缘莅临,彼此找到幸福的另一半。



儿时读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,写到几个伙伴乘着乌篷船去看戏社:“两岸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,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,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……”就对江南的乌篷船心生向往。

第一次见到乌篷船,是在浙江绍兴水乡。到达绍兴时,恰是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,古镇里一面是房屋,一面是水路。灯光倒映在水面上,影影绰绰的,随着水波摇曳。而乌篷船,静静地停泊在水边,灯光和月光打在它的船底,黑色的竹窠发出亮亮的光。它们仿佛醒着了,轻轻地打个微鼾,酸在水乡村夜色中。

我细细地打量乌篷船,它看上去不像画舫那般豪华,雕龙画凤,却在夜色中显得那么朴实,让人寻得到一丝安稳的感觉。人说,这乌篷船轻舟八尺,低篷三扇。可是,就是这简单的乌篷船,每日穿梭在或宽或窄的河道里,橹声吱呀,串起了多少人的生活悲喜。

第二天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坐乌篷船,撑船的是位老人,六十多岁,他说已经在这里撑了几十年船,这船呀,就像自己的腿脚,赶集、串门,都离不开它。老人心性豪爽,摇橹技术十分了得。一只乌篷船,在他手中,就像一条灵活的小鱼儿一般。他一边撑船,一边和我唠着跟随了它一生的“老伙计”乌篷船。

他说,我可离不开这小船。每天摇着它,我就心里踏实。我每天晚上,都用水把船冲得干干

江南乌篷船

■ 刘云燕



净净,夏天里,我还会躺在船里看星星。这日子,虽然简单、辛苦,却过得那么安稳、妥帖。小时

候,我们捕鱼捉虾,走亲访友都有小船的功劳。对了,你听说过乌篷船上的婚礼吗,在我们水

乡,婚丧嫁娶,乌篷船也是不可缺少的。乡里的婚礼,那几条乌篷船定要系上大大的红绣球,整条乌篷船看上去喜气洋洋。我们摇着橹去接回新娘子,水上的婚礼是不是格外别具一格?

听着他说话,我们的小船就在绿豆色的河水中,穿过了江南如水墨般的房屋,水光潋滟,碧波轻摇。乌篷船行的速度很慢,老人说罢了,悠然地点了一支烟。当烟吸到尾声,就开始清清脆,给我们唱了一首当地的小调。小调也缓缓的。在歌声中,乌篷船穿过各种各样的小桥,或古朴,或精致,眼前的风景也不停地变化。乌篷船行得不急不徐,人在乌篷船里,或坐或卧,悠然自得。

最妙的是经过一处处白墙灰瓦的建筑,那青苔在白墙上做画,翠绿的颜色,饱满而鲜亮。在一朵迎春的小花,正袅袅地绽放。此时,炊烟冉冉升起,此时的画面仿佛突然击中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爱上一个地方,就是如此简单,心安之处是吾乡啊。

摇曳的乌篷船经过酒肆、茶铺,在这水乡里,臭豆腐、茴香豆、萝卜丝饼,还有黄酒、扯白糖、腊肠,每一种都牵扯着人的味蕾。乌篷船悠悠而过,似乎代表了一种自由、闲适的生活状态。

坐在乌篷船上,慢慢地行过江南水乡,似乎可以抛却人生无数的遗憾,可以悠悠地寻到回家的路……